

火把



国内首家写作虚拟“文学夏令营”
的成功产品
国内首家媒体热线干预青春期的
大胆尝试
国内首家青少年团队写作组合
寓意深刻的“火把”
怎么点燃青少年的迷茫青

逃离

叶铭
李潇潇
曹晔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火把2004.逃离/叶铭,李潇潇,曹晔著;——长沙:
湖南文艺出版社,2005.1

(e仔部落)

ISBN 7-5404-3423-6

I.火… II.①叶…②李…③曹… III.短篇小说-
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29459

火把2004·逃离

作 者=叶铭 李潇潇 曹晔

责任编辑=陈新文 E-mail=qctwg@163.com

书装设计=小虫子+屁屁熊+浩子+左右+粉红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发行部电话:0731-5983020

邮购部电话:0731-5983015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环境保护学校印刷厂印刷

200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/ 880×1230毫米 1/16

印 张/ 9.75

字 数/ 210,000

印 数/ 1—20,000册

书 号/ ISBN 7-5404-3423-6/I·2134

定 价/ 20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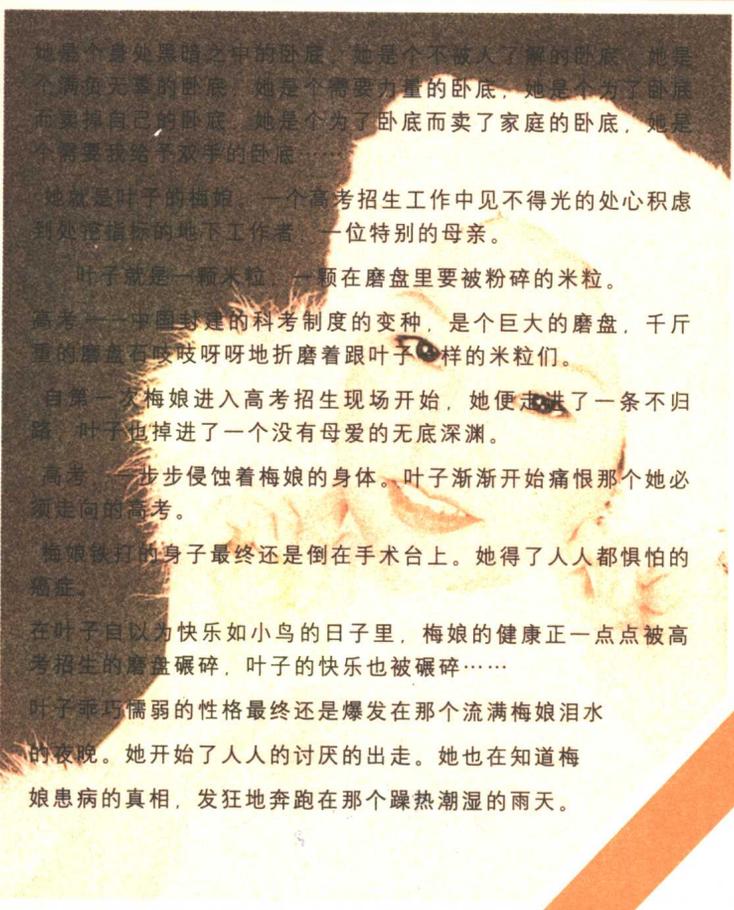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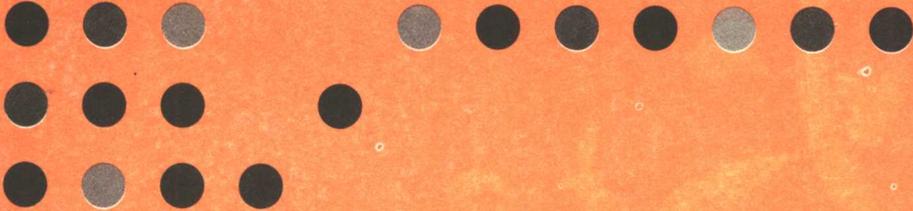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

火把

叶铭
李潇潇
曹晔

逃离

叶铭
李潇潇
曹晔
著



她是个身处黑暗之中的卧底，她是个不被人了解的卧底，她是个清而无辜的卧底，她是个需要力量的卧底，她是个为了卧底而卖掉自己的卧底，她是个为了卧底而卖了家庭的卧底，她是个需要我给予双手的卧底……

她就是叶子的梅娘，一个高考招生工作中见不得光的处心积虑到处挖指标的地下工作者，一位特别的母亲。

叶子就是一粒米粒，一颗在磨盘里要被粉碎的米粒。

高考——中国封建的科考制度的变种，是个巨大的磨盘，千斤重的磨盘石吱吱呀呀地折磨着跟叶子一样的米粒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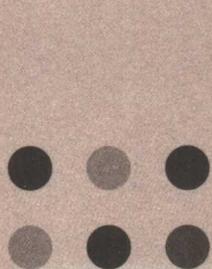
自第一次梅娘进入高考招生现场开始，她便走进了一条不归路，叶子也掉进了一个没有母爱的无底深渊。

高考一步步侵蚀着梅娘的身体，叶子渐渐开始痛恨那个她必须走向的高考。

梅娘铁打的身子最终还是倒在手术台上。她得了人人都惧怕的癌症。

在叶子自以为快乐如小鸟的日子里，梅娘的健康正一点点被高考招生的磨盘碾碎，叶子的快乐也被碾碎……

叶子乖巧懦弱的性格最终还是爆发在那个流满梅娘泪水的夜晚。她开始了人人的讨厌的出走。她也在知道梅娘患病的真相，发狂地奔跑在那个躁热潮湿的雨天。



CONTENTS

典型的青春期叛逆故事。

惟恐天下不乱的一群少年，我、艾格格、风子、陆枫，欧阳西毒演奏“青春无奈”的组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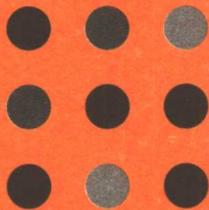
我是一个爱做梦的女生，因为父亲是一个诗人，母亲是一个舞蹈演员，我就在文学和艺术的夹角在高考来临的那个暑假，和叛逆的同学艾格格离家出走，到湘西去。然而，一路上，任何一点触发都是让她回到原来的生活里。

逃离也是没有出路的，当不得不返回的时候，她们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自己的家，继续“非暴力、不合作”的成长。

不管这个故事写得怎样，总之这是一个失而复得的作品，作品连同作者，差一秒钟就和这个阳光世界擦肩而过。因而弥足珍贵。

逃 离 → 李潇潇

122



我叫阿铭，中考失利，进了一所三流技校，在那里结识了阿克。

阿克的家境凄惨，社会的罪恶的挤压里孕育了他好斗的野性，被世俗挤压成为了无路可走的“不良少年”。

阿铭和阿克常常逃课看录像，一个叫《旺角卡门》的电影给他们触动很大，从此以“兄弟”互称。他们热爱文字，常在深夜里喝酒写东西。他们也常打架斗殴。在无休止的打斗中，找男人的感觉。

政教处老宋对学生实施暴力管制。学生被束缚在“开除”的恐吓之中。隔壁职专由于一个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开除了一个叫莎莎的女生，是阿克初中时的女友。

在接待上级领导视察的艺术节，阿铭和阿克以及音乐天才张连晋组建乐队并演唱了原创的讽刺歌曲《开除主义者》，引起轰动。学校因为这件事在教委领导前无地自容。阿克和张连晋被开除。

阿铭孤独地在技校被众人当作异类。一个老师揭露了阿铭的私生子身份，一个无赖找了一群人为了“报仇”把他毒打一顿，伤好后阿铭打算回学校好好学习却被无辜开除。他忍无可忍，用刀把老宋刺伤，被判了三年劳动教养。

三年后阿铭出来了，在一个酒吧遇到莎莎被当年打他的那个无赖凌辱，阿铭上前跟他们扭打起来，但寡不敌众，最后在莎莎的帮助下仓惶逃走。

阿铭回家后知道了外婆为寻找他而出车祸身亡，心痛后悔不已，最后匆匆离开了这个让他伤透心的城市成为流落他乡的浪子。



开除→叶铭 213

2004年的“火把”点燃 “e仔部落”的星空

(代序)



部落、酋长、火把，漂流；
可可西里、昆仑、三峡、洞庭；
源头、纯净、飞湍、浩翰；

这些神秘灵动的元素，引人入胜，而又真情演绎在虚拟的因特网上。6位少年从山南海北走来，集结在“2004写作虚拟夏令营”的旗帜下，传奇地点燃了2004的“火把”，辉耀“e仔部落”明净的空间。

2004年9月26日，新华社记者通知我俩，关于“e仔部落”点燃《火把2004》的长篇通讯上了新华网的“焦点网谈”的头条，标题为《国内首家虚拟夏令营：给孩子“心灵的火把”》。

10月18日编辑完成之时，又值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《共同关注》播出我们“e仔部落”的专题节目：《走出心灵的沼泽》。

2004年就这样成为改写我们“e仔部落”8个创始成员的人生的年份。叶小平、萧芸引领着檀笑、陶甲骥、曹晔、李潇潇、周明寺、叶铭6位少年，和自己作战，在因特网上艰难跋涉，从夏到秋，终于到达江海相接的浩瀚，并且在那里安营扎寨，建立了虚拟空间的“e仔部落”的营盘。

在昆仑山点燃“火把”之后，部落在虚拟的空间熠熠发光，那时候，我俩就预感，这支火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会把6少年引领到理想的彼岸，因为，抑郁的孩子实际是在黑暗的甬道里潜行，太需要

火把了，他们也只需要火把。

“e仔部落”成员最终是在这一支火把的照射下，走出青春沼泽的。团队效应在其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，其实，这原本是一场游戏一趟梦。

新华社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，孩子们说了实话。

一开始是在极度惶惑中参加的，觉得好玩而已，反正长长的暑假也没有什么大事要做，就跟上了趟。

后来，没有退缩，是因为好奇心使然，除了萧导外，酋长和6个选手都是隐身的，既希望知道酋长和其他人是谁，也希望别人知道自己也是6个幸运者之一。

在最艰苦的时候，写作上遇到障碍的时候，是对于酋长和萧导的依赖。

最后的冲刺，则是团队效应。“自己的成败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团队的整体成功才是最有意义的”。

夏令营设定的是一次“万里长江漂流”的虚拟行程，从宁静明净的可可西里出发，经历昆仑山，三峡、湖湘洞庭、江淮平原，一直到达长江的入海口——江海相接的浩瀚。

酋长在开营宣言里如是说：

“所谓虚拟，是因为每一步其实都足不出户，大家都在内心行走，用性灵行走，直到走出自己狭小的心灵空间。推动这个行程的是写作，把内心里想倾吐的东西挥洒在纸上。这是一个亦真亦幻的境界。身形在家园的位置生存，心灵却在心造的幻境里浏览。

这是一次虚拟的探险，也是一次实地的探幽。一次虚拟的寻宝，却又比现实的寻宝更有把握，因为宝藏就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就在你自己的心灵里，只要坚持到底，你就一定能获得他人无法夺走





的灵珠——它，将照亮你未来的人生之旅。”

从夏到秋的这段非常日子，我俩常为孩子的表现所惊讶，在困难面前表现的坚韧，顽强，他们的言与行所折射出的许多优秀品质，我俩很遗憾地在今天里还来不及理性地去整理发掘。

参加“2004写作虚拟夏令营”的6少年，在今天看来，他们无疑是幸运的，而在之前审视他们，他们含悲忍泪地跋涉在青春期的沼泽地里，每个人都遭遇着人生的坎。他们处于临界状态，“往前拉一把，可能就回到阳光地带；往后推一把，就会走进黑暗。”

这次作为因特网虚拟夏令营的尝试的成功，最应该感谢的人首先是6个孩子的父母亲们。他们把孩子交给部落。孩子们故事的背后更有许多令人动容的亲情故事。同时要感谢的还有各级媒体朋友的热切关注，在此我俩谨代表孩子们衷心一并谢过你们了！

今天，已经有不少男生女生，在“e仔部落”留言，预约要参加2005年的《火把》，甚至囡囡团团也要来“e仔部落”的天空下游戏。

可以预见，“e仔部落”（www.eeeing.com）作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“仔”。若干年之后必定是群星璀璨。

部落全体营员

叶小平 萧芸 撰文

2004年10月24日

萧导写在前面



曹晔说：“经历一次对于生命的思考，真正体会成熟。”——曹晔应该可以成为应试教育机制的骄子的，因为她上的幼儿园和小学是示范性质的，中学被重点保护着，她还是这些示范和重点中的示范和重点。但她却自认为是应试教育最大的牺牲品，因为它剥夺了她生命里不能缺少的人——妈妈的健康。

每年的高考录取总是把妈妈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，而让她在10年里饱受孤独和惊骇，偏偏妈妈因为当“卧底”而患了癌症……在她几乎要疯狂的时候，“e仔部落”把她引领到一片宁静的天地，“火把照亮我朝圣的路程，当这部小说写完，妈妈竟然奇迹般地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，一切重新来过。”

“‘e仔部落’和火把，让我在创作文学作品的同时也从“狭小走向广阔”，学会了理性思考，学会了控制恶劣的情绪。它，真的很传奇。”

妈妈卧底高招的日子

曹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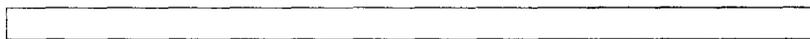


她，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流着自己的眼泪……

我，在她的故事里，流着我们的泪……

第一章 侏儒]

【 关于生命



地球开始了展开“生命”幼芽的第六天，上帝说：“我要照着我的形象，按着我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地上爬行的一切昆虫。”

上帝将气息吹入泥坯，亚当带着一种新“生命”降临。降临于自己的肋骨——夏娃身边，降临于无知、快乐的伊甸园，降临于撒旦所惑的失乐园。

上帝是生命的生产者，我们是生命的消费者，时间是生命的分解者。

“好好的用完上帝赐给你的这段生命，好好争取升入天堂



吧！”在基督徒的心底，生命变得好单纯，上帝变得好真实。他们总说：“以马内利（上帝与你同在）。”就像是远古人对太阳的崇敬，幼儿时对母乳的向往，一切都是透明的、毫无杂质的……

尽管自亚当、夏娃被双双赶出伊甸园时，“上帝就失落了人，人也失落了上帝。”

阴天的半晚时，天空是深蓝深蓝的，蓝得好深邃，蓝得好彻底……

人的生命脆弱时，感受是纯白纯白的，白得好深邃，白得好彻底……

关于梅娘

别人管妈妈叫“妈”，我管妈妈叫梅娘。

因为我妈的名字里有个“梅”，因为我妈跟那个著名顶顶的梅娘（《鱼·蚌·蟹》的作者）长得一样美丽，因为我妈跟梅娘和梅花一样都有“傲雪”般的精神。

从小学到高中，我看到过无数篇《我的妈妈》。从小学到高中，在自己的作文本上我也看到过无数篇《我的妈妈》。从小学到高中，我自认为最炫的开头便是：“‘妈妈’是个多么神圣的词语啊！”

其实，每位妈妈都挺真实。像我家那位梅娘，也是照妖镜一照，便显现出一副叽叭罗嗦的唐僧像。

有小说里写“我的妈妈总是会将最营养最好吃的鱼肉让给我吃



而她只会骗我说“我比较喜欢吃鱼头”。”每次看完，我就觉得这人特不牛逼却装得特牛逼。小样儿想他从小就没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。我那到五岁还天天嚼手指的弟弟都知道这常识，鱼那巴掌大的身上，最营养的也就是脑门里那点鱼稀了，要不然干嘛每回家里改善生活，我那唐僧妈最积极的活动就是往我的碗里夹鱼头呢？嘿，这样一想，最初看完这篇文章时对“母亲”两字的敬仰就这样瞬时“叭”的一下灰飞烟灭了。

亏了！

我说我的梅娘可没那么神圣：她会和我PK，当只剩下一块红烧肉时；她会和我吵架，当我抢了她最心爱的被子时；她会和我翻脸，当我将我那硕大的身躯把电风扇包得密不透风时；她会和我赌气，当我偷看她写日记时；她会打我屁股，当我打扰她唱歌时；她还会对我撒娇，当她没零钱搭车时……

梅娘是个了不起的女强人，别人老这么说。虽没有撒切尔夫人那么出名，但在这山杂杂里，也就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跟她不熟了，这三分之一的人仅仅限于中学以下的小萝卜头。这导致每次跟她回家，一走进小区门口，就跟走星光大道似的，时不时飞来一个人，满面笑容，跟中了六合彩一样的握住我妈那纤纤玉手说：“啊！梅老师，我崽伢子……”那架势跟撒切尔夫人接见贵宾没两样。

我们就这样从天亮走到天黑，还是没能进那不远处的家门。

我的梅娘跟那个梅娘一样，也是个写作狂，不过是个没发表过任何文章的写作狂。她有3个很老很老的日记本，老到跟我的年龄一样大（好像也不是很老哦），传说她每天都在那本子上精心记录着她的工作、她的生活等等等等……

哦，忘了介绍。我的梅娘叫梅娘，据说是因家住梅城的原因：



据说那座城里有几千名妇女；据说在她们之中有百分之八十都叫X梅或XX梅或X梅X；据说她们因梅城而得名；据说梅城又因她们而得名；据说加上卢梅坡的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的典故，梅城就更有名了。而我的梅娘她就姓梅。

梅之一，我的梅娘出生在刚解放不久的時候，高中本应是花季、雨季般的时候，她却遭遇了文化大革命。为了瘦弱的外婆和还年幼的大舅、二舅和小舅，不得不放弃再深造的机会而进入小学校里教书，反正是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才成为我省重点中学之一的XX中学的招生办的副主任，主要就是专管小学生进中学、中学生进大学的老师。不过，她的工作可真的简单不了，每个学生一生的幸福都可能跟她老人家有关，我妈也自知责任不轻，所以把本属于我和哥哥的母爱分成了几千几万份，让学校的层出不穷的历届学生人手一份，得，我和哥哥反成小小小股东了。而每年7月到10月，她还有一个身份——卧底，高考招生中名不正言不顺的卧底，一个四处躲藏又不能回家的卧底……

梅娘她很善变，一会晴，一会雨的。还记得我5岁时乘她不在家，就偷偷接了一个阿姨送来的旺旺饼干，得，还没把饼干送入入口，妈妈的手掌就来了。旺旺没吃成，倒实实在在吃了她的鲫鱼巴子，我“旺旺”地哭了一个整下午。这是惟一的一次梅娘对我的暴力行为。

从我呱呱落地起，就有N多成群结队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对我说：“你有个好妈妈！”虽然我很仇恨梅娘的断手板（扇起耳刮来见红见紫的），但为了响应大家的号召，当我刚学会用那笨拙的肥手写字时，我就紧紧地攥住一支2B铅笔的笔尖完成了我的处女作《我的妈妈》。



还记得那不到一百字的小作文花了小妮子我一个下午的光阴，那意味着我一下午没和青梅竹马的小帅哥办家家酒、意味着我一下午没到小卖部去吃棒棒糖、意味着我一下午没到“红色娘子军团”报到……在那段牺牲了“血和泪”的时间里，我一直抱着一本定价为三块五的特厚字典研究来研究去，竭尽所能的查找着我所希望的字眼。胖嘟嘟的手照抄着字典里的一笔一画，下笔倒很有神，就是重了点，跟刻字样的，极其用力，那据说是纸质特好的纸也跟“雨打沙滩”似的被我的“铁手”戳穿了N个洞。还有就是那对我来说过于庞大的铅笔不断地拨动着我的头发，一不留神还戳到了我同样是胖嘟嘟的小脸。最后我的秀发终于和那硕大的铅笔变得剪不断理还乱，死死缠绕在一起，任我怎样撕扯也分不开。而那年的经历造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后果：“我拥有了一头卷发！”

《我的妈妈》

“今天，我又是一个人在家，还没天亮，妈妈就被一通电话叫到学校去上班了。我很奇怪，今天明明是暑假啊！为什么妈妈还要上班呢？而且随叫随到，还被叫得很开心似的，奇怪的妈妈，不喜欢休息的啊？”

天黑了，我听见“咚、咚”的脚步声，知道是妈妈回来了。妈妈的脚步声总是那么重，妈妈今天一定很辛苦，我要将这篇作文送给她！让她高兴、高兴！”

结果，我的梅娘抱着我哭了，当时的我，还不知道“感动”这个词。



关于我

“俱往矣，数顽皮人物，还看叶子！”

我有一个自认为很可爱的名字——叶子。

为了跟天气适应，夏天我叫寒叶子，凉快！冬天我叫暖叶子，温暖！

可是几乎每个听过后两个名字的人都当场晕倒了，我还是本本分分地叫叶子得了。

加上同村的几个调皮鬼，我们立下了《东帮》宣言：

搞怪要彻底

破坏要有力

闯祸是专利

装乖是绝技

整人靠天分

被整看缘分

总之，

我们绝对不安分

根据宣言，我成了那种决不让家长放心的“坏”孩子。不过我也没胆量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坏事，最多毛手毛脚打坏家里一整套杯子、丢三落四弄不见家里的电视遥控器、疯疯癫癫摔折了自己的小腿、七嘴八舌吵醒了正在熟睡的一家人……

小燕子尚且得到了皇上的宠爱，我这种据别人说是很可爱的个性当然可以俘获下至8个月的婴儿、上至已过了80大寿的老儿的欢心

